

与古人共端午

谢正义

街头巷尾,摆出了艾草和菖蒲。超市里,出售着各式各样的粽子。粽子香气从厨房里弥散开,我才恍然:又是一年端午。

我忽然好奇:千百年来,古人怎么过端午?他们笔下的光景,又是什么模样?

苏东坡写过一首《六么令·天中节》,开头就是“虎符缠臂,佳节又端午”。想来那时的人,要在手臂上缠挂虎符,辟邪驱瘟。陆放翁在《乙卯重五诗》里写到:“粽包分两髻,艾束著危冠。”粽子做成两个角,艾草高高插在帽子上,跟我们今天的做法差不多。

千百年过去,粽子还是那个粽子,端午还是那个端午,仿佛一条大河静静流淌,水面上漂着千年的光阴。

可端午节的魂,到底落在一个人身上。那人叫屈原。

张耒写得沉痛:“竞渡深悲千载冤,忠魂一去讵能还。”汨罗江水日夜不

息,流了一千多年,那个人的冤屈、忠诚,始终没被冲走。

梅尧臣也感慨:“屈氏已沉死,楚人哀不容。”言语极简,情感极深。赛龙舟、投粽子,都是为了祭奠那个不肯同流合污的灵魂。

再读文天祥《端午即事》,“五月五日午,赠我一枝艾。故人不可见,新知万里外”,让人心头一凛。山河破碎时,端午对他不是欢愉,是孤独,是对忠贞的坚守与追慕。屈原投江,文天祥赴死,千载之下,精神相接。

不过,端午也不全是这般沉重。更多时候,它是个充满烟火气的日子,寻常人家的小欢喜。

陆游说“旧俗方储药,赢躯亦点丹”。端午要采药储药,连自己多病的身体也点上朱砂,图个吉利。

苏东坡在《浣溪沙·端午》里写得更婉转:“彩线轻缠红玉臂,小符斜挂绿云鬟。”彩线缠臂,符篆斜挂,女儿家的端午,精致又温情。这些诗词里的端

午,没有悲壮,没有家国之思,只是寻常百姓的日子,朴素、温暖。

当然,最热闹的还要数龙舟竞渡。

刘禹锡在《竞渡曲》里描绘得气象万千:“沅江五月平堤流,邑人相将浮彩舟。”五月沅江水满得快要漫上堤岸,人们一齐涌到江边,彩绘的龙舟浮在水面,整装待发。

张建封的《竞渡歌》更传神:“鼓声三下红旗开,两龙跃出浮水来。”鼓声一响,红旗一挥,两条龙舟便如蛟龙出水,破浪而去。那鼓声、呐喊声、水花飞溅的声音,隔着千年的诗句,仿佛还能听见。

端午这天,也不全是热闹与欢聚。许多古人,都在异乡过端午。

汤显祖在《午日处州禁竞渡》里写:“独写菖蒲竹叶杯,莲城芳草踏初回。”没有龙舟,没有热闹,只一个人静静写着菖蒲,竹叶杯中盛着酒,独自踏青归来。杜甫在长安得到皇帝赐衣,写下《端午日赐衣》,诗里有皇恩浩

荡,也有仕途欣喜,却总让人觉得少了家的温度。

文天祥在《端午感兴》里更是满纸悲凉,国破家亡之际,端午只是提醒他失去的故国与故人。

同一个节日,不同的人,不同的心境,酸甜苦辣,一一尝遍。我想,这就是端午的意义。它什么都装得下:忠臣的悲壮,百姓的欢愉,游子的孤寂。它像一面镜子,照见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情感与命运。

放下笔,厨房里粽子的香气更浓了。我站起身,忽然觉得:千百年过去,我们和古人,吃的是一样的粽子,挂的是一样的艾草,寄托的是一样的思念与祝福。

苏轼有句诗说得好:“古人谁不死,何必较考折。”生死之事,原不必太过计较。重要的是,有些东西从没断过,也永远不会断。就像这端午,年复一年,如约而至,把我们和古人连在一起,把过去和现在连在一起。

越红尘

月嘉关

(接上期)

这两年多来,吕思已经习惯了郭小玉的娇憨可爱。郭小玉的存在让他的生活平添了许多乐趣,有时甚至会觉得,倘若郭小玉不是郭父的女儿该有多好,只是每当自己有这种想法时,父王和母后的身影就会浮现出来,让他感到羞愧。

吕思等到郭小玉的声音沉寂下来后,笑道:“你纵是有百个猛虎之力,声音也传不出去的。”

郭小玉得意地哼道:“我是在练习狮吼功。我才不愿意让人听到呢,不像你每天爬来爬去的,衣服都成那样了,也不怕羞。”

吕思笑道:“你还好意思说我,也不看看你自己,你……”吕思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,只觉得心脏“扑通扑通”跳个不停。郭小玉身体已高,原来的衣衫早已变短,白皙的肌肤透出淡淡的红晕,薄薄的香唇如玫瑰花瓣娇艳欲滴,一颦一笑动人心魄,傲人的酥胸若隐若现。

郭小玉瞧出吕思眼中的异样,突然意识到他在想些什么,脸羞红起来,胸膛剧烈起伏着,颤声道:“你,你在瞧什么呢?”吕思的内心慌乱无比,诧异地说道:“我,我……”郭小玉眼神迷离起来,心情激荡,情不自禁地问道:“思哥,你瞧我美吗?”

吕思不敢抬头瞧她,想要低头躲闪,郭小玉洁白修长的玉腿却映入眼帘。吕思的心智正在慢慢地降低,他抬头向郭小玉的脸蛋瞧去,两人四目相对,郭小玉脸色绯红,鼻息咻咻,坚挺的胸膛剧烈起伏着,她缓缓闭上眼睛欲语还休道:“思哥……”

吕思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激荡的心

情,猛地将郭小玉搂在怀中,向她的嘴唇吻去。两人激情地亲吻着、抚摸着,突然一声尖细的猿啸声划破了宁静的山谷。吕思突然惊醒,仿佛看到母亲幽怨的眼神正盯着自己。他缓缓将郭小玉推开,郭小玉的心脏依然在剧烈地跳动着,她娇喘吁吁道:“思哥抱我!”

吕思强压住激荡的心情道:“玉儿,你听我说,我们不能,不可以……”

郭小玉睁开眼睛道:“思哥你在想什么呢?”她突然想到了自己的爹爹,心渐渐冷了下来道:“我知道了,是因为我的爹爹是吗?”

吕思痴痴瞧着郭小玉痛苦道:“对不起玉儿,我心中还是放不下……”

郭小玉的眼泪“哗”地流了出来,是伤心,是委屈,抑或是羞辱,只有她自己能够体会,她猛地推开吕思向自己的房屋跑去。

吕思和郭小玉在谷底修建了两间木屋,木屋相对而建,距离仅十余米。这两间木屋的材料非同寻常,木材取自谷底特有的树木,其硬度可与钢铁相比。若不是用吕思身上的宝刀,万万折断不得。藤丝取自谷底上端五十余米的崖壁处,其硬如顽铁,韧如钢丝。

在木屋的东侧,吕思修建了一个土灶台。饭桌、条凳以及锅碗瓢盆都是就地取材。

吕思与郭小玉接吻后的几个日子中,无论吕思说什么,郭小玉只是不理。

(未完待续)



投稿邮箱:3304315815@qq.com

两枚书签

王兰芳

每周五的午后赴徐州老年大学研习诗词,是专属于我浸满笔墨诗意的固定日常。

徐州老年大学依偎在云龙公园北侧,隐在一城烟火市井深处。教学楼里虽望不到公园风物,院墙内外却藏着初夏清幽。校园围墙外香樟成行,翠叶叠叠承沐晴光,清风裹挟着浅淡木叶清香,隔去街边车马喧嚣;院内月季恰逢盛放,嫣红粉白缀满枝丫,融融花色漫过廊檐,为每周这场诗词之约,铺下一怀静好与欢喜。

携一身花香踏入教室,距开课尚有片刻,室内已是笑语融融。一众同窗早就就位,或围坐切磋诗词章法,或俯首静阅书卷,缕缕墨香漫过初夏燥热。我放好随身书本,坐在座位上整理笔记,前排的崔学友缓步走来,笑吟吟地递来两枚亲手制作的书签。

崔学友在班中素来受人敬重,性情豁达谦和,谈吐温雅,兼擅书画,笔墨清隽,写意兰花更是自成风骨。平日里我时常寻些机缘,向他请教书画笔法,盼着能得一纸墨宝。此番猝然收下两方素笺书签,玲珑雅致、墨色温润,心底瞬时漾起融融暖意。

细赏第一枚书签,笔锋沉稳清秀,题字赫然入目:“知书学浅,了未穷源”。八字首尾巧妙嵌入我的笔名“知了”,是独为我量身落笔的心意。少有人知,我的笔名并非随性而取,是我多年伏案习文、躬身研诗的自警之言。纵使自幼偏爱典册诗词,我始终清醒自知:学识有限,修为尚浅,学海浩渺无涯,须常怀空杯谦卑,虚心求索。

昔日课间闲谈,我随口说起笔名渊源,过后便抛之脑后,不想廖寥闲谈被崔学友记在了心上,落墨成签化作温厚勉励。这份细致与善意,教人心生感念。

另一枚书签题写“神融笔畅”四字,笔法舒展端凝,意蕴悠远。语出孙过庭《书谱》,是古来文人墨客毕生求索的笔墨境界。所谓神融,是摒除俗世浮躁,心神澄澈安然,情志与文墨意境浑然合一;所谓笔畅,是心手相通、思绪通达,落笔从容自在,行文随心尽兴。

崔学友深耕翰墨诗文数十载,学养深厚,知晓我常年耽于诗词、伏案练笔,便以此箴言相赠期许。寥寥四字,既是笔墨修行的准则,亦是愿我沉心静气,于平仄书卷间打磨文笔,静心修为,创作精进。

两枚书签材质寻常,无金玉之饰,却凝结着同窗间纯粹质朴的相知之谊。窗外清风绕院,夏木温柔;室内书卷静列,墨韵萦回,满堂同窗笑语轻扬。人过半生,行至安然岁月,褪去奔波劳碌,有幸因诗文相聚一堂,以学问相交,以志趣相聚,本就是岁月难得的馈赠。一签锚定自省初心,一签寄寓精进厚望,执签在手,暖意自心底缓缓漫开。

上课铃悠然响起,我敛去思绪,小心翼翼将两枚书签妥帖夹入诗卷,让墨香与书香相融相伴。窗外夏风穿檐,室内诗声琅琅,褪去俗世功名牵绊,守一卷诗书雅韵,得一纸良友寄语,于平仄字句里安顿身心、捡拾欢喜,这便是退休岁月里最温润妥帖的时光吧。